

WILD THINGS
非洲野生动物王国探秘

红狼的呼唤

RED WOLF

[英]伊丽莎白·莱尔德 / 著

季慧 / 译 飞思少儿科普出版中心 / 监制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http://www.phei.com.cn>

WILD THINGS
非洲野生动物王国探秘

红狼的呼唤

RED WOLF

[英]伊丽莎白·莱尔德 / 著

季慧 / 译 飞思少儿科普出版中心 / 监制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BEIJING

WILD THINGS

Red Wolf

Copyright © 1999 Elizabeth Lair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Macmillan Children's Books授权电子工业出版社
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

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4-148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狼的呼唤 / (英) 莱尔德 (Laird, E.) 著; 季慧译. --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2.10

(非洲野生动物王国探秘)

书名原文: Red Wolf

ISBN 978-7-121-17102-4

I. ①红… II. ①莱… ②季…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2563号

责任编辑: 郭 晶 赵 静 吴秀玲

印 刷: 涿州市京南印刷厂

装 订: 涿州市京南印刷厂

出版发行: 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信箱 邮编: 100036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5.125 字 数: 131.2千字

印 次: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4.80 元

封面绘制: 党龙虎

插图创作: 梁炎炎、陈西冷、彭斯、郭晗、何欢、殷尧、刘杨、刘爱军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 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 请与本社发行部
联系, 联系及邮购电话: (010) 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zltts@phei.com.cn, 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 (010) 88258888。



目录

引 子	1
第 1 章 黎明的鼓点	4
第 2 章 艾芙拉的追求	11
第 3 章 饥饿的小狗	21
第 4 章 埃塞俄比亚红狼	29
第 5 章 隐匿伍沙	38
第 6 章 在高地上	49
第 7 章 教授发怒了	59
第 8 章 山中的僧院	70
第 9 章 艾芙拉失望了	78
第 10 章 危险的狗	88
第 11 章 窝里的幼崽	97
第 12 章 黎明时分的红狼之歌	108
第 13 章 狂犬病	116
第 14 章 恼人的抉择	125
第 15 章 黄昏时分的集会	132
第 16 章 珍贵的包裹	140
第 17 章 最终结局	150

引子

雪断断续续地飘了一夜，风也刮得异常凛冽。狼群厚厚的皮毛也抵挡不住寒冷的侵袭，它们很早便醒了。太阳从远山跳出来，先将山顶染成玫瑰红，继而又染成一片耀眼的金黄。狼群昂起头用颤音向天空唱出清晨之歌，那叫声拉得很长，又慢慢地降下来。

除了母狼和它的一窝幼崽之外，整个狼群都睡在一片露天的空地上，它们挤在一起相互取暖。狼穴建在几块巨石搭起来的浅洞下，母狼同孩子们晚上便睡在这里。

这时母狼走出洞穴，黄褐色的背在贴地生长的灰绿灌木映衬下闪耀着红色的光芒。幼崽儿们的颜色稍深一些，摇摇晃晃地跟随母亲走出来后立刻开始玩耍，争着跌倒在对方身上，滚成一团又抓又咬，喉咙里还不时发出或狂吠或哀鸣的叫声。一只幼崽一路小跑来到母亲身边，把扁平的鼻子凑到它的腹部下面寻找乳头，其他几只也跟上来，一会儿功夫就全都围在那儿吃奶了。

过了一阵儿，母狼摆脱幼崽们的纠缠，朝着正在用鼻子互相

爱抚脸颊的成年狼群走去，对它们来说这样的早间问候是每天例行的仪式。

太阳完全升起来了，用不了半晌，非洲的酷热便会融化所有的冰雪。再过一会儿气温就会升高，狼群无法继续捕猎，就只能蹲坐在原地休养生息。而此刻，是它们行动的时候了。

成年狼已经动身准备早间的突袭，标记好各自领地的边界，来来回回地巡查。母狼目送着它们离开。狼群很快就会回来，轮到它去捕猎的时候，其中一只便会代替它照看幼狼。如果这位狼妈妈想要填饱孩子们的肚子，今天必须有大的收获才行。

母狼坐下来，守望着这片尘土飞扬的高原领地。从寂静的山坡向下延伸到远处的便是炎热多尘的拉里贝拉，人类同他们的狗、牲口一起生活在那儿的城镇和乡村里。

一只狗在几公里外叫了几声，母狼好奇地转过头并提高了警惕，侧耳倾听。狗叫声再次传来，另一只也跟着叫了起来，随后，一阵狗咆哮的大合唱便从远处山下一直传到母狼所在的山顶。

母狼不安地走回幼崽身旁，将它们护在自己的身下，全身都处于警戒状态，监视着周围的风吹草动。它颈部的软毛根根竖起，喉咙里发出轻微低沉的咆哮。



第 1 章 黎明的鼓点

在香客客栈紧闭的窗外，一只公鸡粗声粗气地打起了鸣儿，艾芙拉被吵醒了。她睁开眼睛，眼前一团漆黑。这是哪儿？怎么会这么黑？在房间的那边发出呼吸声的是谁？

随后艾芙拉就记起来了，颤抖顺着脊柱传遍全身。她终于来到了埃塞俄比亚！窗外寒冷的夜空下，就是拉里贝拉——一座群山环绕着的古代圣城，也是她去世多年的母亲的出生地。在房间那边的角落里发出呼吸声的是教授，她的父亲。

艾芙拉禁不住又一阵发抖，这次是因为寒冷。于是她赶紧躺下，将毯子一直拉到下巴。教授翻了个身，呼吸声变成了轻轻的鼾声。躺在她旁边另一张床上的汤姆一直没什么动静，他肯定还睡得很熟。

要不是胃里总有一种反复打结的怪异感觉的话，艾芙拉本来也会睡得很熟。昨天可真是让人筋疲力尽。他们从内罗毕飞到亚的斯亚贝巴，又等了几个小时，才坐上一架只能容纳十二人的小型客机飞到拉里贝拉。旅途颠簸不堪，汤姆还吐了。而她若不是

脑子一直转得飞快想着事情的话，恐怕也会晕机。

教授很少跟她提起她母亲的事，有几次她壮着胆子提起这个话题时，他也总是说着同样的话：“我告诉过你，亲爱的。你妈妈的家人在内战期间全部都失踪了。我是说，那时整个埃塞俄比亚处于一片混乱。你外公在我认识你妈妈前好几年就去世了，你外婆也上了年纪。你妈妈的弟弟、表兄弟、所有的人，要么从边境逃离埃塞俄比亚去了欧洲，也可能是美国，要么就是被杀害了。我给许多人写过信，想查找他们的下落，可是从来没得到回复。他们一定都不在了。”然后他捧住艾芙拉的脸颊，用食指和大拇指轻轻地捏她一下，“别抱任何希望了，艾芙拉，面对现实吧，你妈妈的家人都已经不在了。”

艾芙拉在坑坑凹凹而且硬邦邦的枕头上来回扭动了几下脑袋，想找个舒服点儿的姿势。

但是教授也不能确定，她想。不是完全、绝对、百分之百的确定。那些他寄信去的人——他们可能被什么事情缠住了呀！信寄到的时候他们可能正在搬家，或许信件没有送对地方，或者他们仅仅是不打算回信，就像我从来不准给苔迪姑姑回信一样。我猜——我就是知道——肯定还有人在这儿，他认识妈妈，就在这儿的某个角落，是家中的一分子。

艾芙拉确信一定会有事情发生，以至于昨天她仔细地观察着遇见的每一个埃塞俄比亚人的面孔，想从中寻找线索。甚至期望某个人一看到她就拦住她的去路，高声叫出她的名字，跟

她打招呼。

一声单调、低沉、发颤的音符突然透过石墙在小屋里回响着，紧接着又一声，再一声，然后渐渐形成了一段有韵律的缓慢节奏。

是鼓点，艾芙拉想。有人在敲鼓！

她想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可天色太暗，看不清手表，于是伸手去摸索床边桌子上的手电筒。她的手指碰到了另一只手，那只手在黑暗中正伸向她。艾芙拉发出轻声的尖叫，从桌子另一端传来了相应的嘘气声。

“是我。”汤姆说，“你以为是谁？吸血鬼伯爵吗？”

他开始学鬼叫。

“别这样。”艾芙拉吓得发抖，“我什么都看不见，简直太吓人了。不过这怪异的鼓声究竟是在干什么？”

教授的鼾声突然止住了。艾芙拉听见他把胳膊伸出睡袋时发出的窸窣窸窣的声音，他是想看看夜光表盘吧。

“五点半了。”他的声音透着浓浓的睡意，“这个国家怎么无论做什么都从清晨开始？”

“开始什么？你是指鼓点吗？”汤姆问道。他已经完全醒过来了。

“是教堂在做仪式。”教授打了个大哈欠，“该起床了，我想，如果想在仪式结束前赶到那儿的话。”

“仪式？教堂？”汤姆表示怀疑，“可今天并不是星期日啊。”他只去过教堂几次，觉得一点儿意思都没有。

好像有什么东西掉到了地上，艾芙拉知道教授正在石头地上摸索着他的眼镜。

“既然来了当然就不能错过。”他说，“你可不是每天都能亲眼目睹起源于哥伦布驶向新大陆时期的古老仪式。”

艾芙拉的皮肤有些刺痛。

她想，也许在那里，在那间教堂，我会看见一张面孔，发现我和他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教授卷起睡袋，摸索着走向窗户，拿开沉重的木挡板。窗户上没有镶玻璃，一股冷空气窜进房间。几颗星星仍在闪烁，像是透过黑色天空中的小孔发出黯淡的光。随着天边渐渐泛起了鱼肚白，星星也一颗一颗慢慢地消失了。

艾芙拉摸到床角的衣服，飞快地穿上。汤姆也马上穿戴好，在房间里快速地走来走去，想借此产生些热量来抵御寒冷。这时教授已经穿上了厚夹克。

三个人在摸黑找鞋的时候出现了点混乱，好一阵子才各自穿上了鞋。

“准备好了吗？”教授边问边拉开旧木门，门咣吱吱嘎嘎地响着，“带上手电筒，能用得上。”

房间正对着一片简陋的庭院，台阶向下延伸到院落低处，通向一扇当街的大门。巡夜人本来在棚子下面裹着白棉围巾睡着了，现在不得不起身，满腹牢骚地咕哝着去开门。

街道上的空气清新冰冷。鼓声听起来也更响了些，像是穿过

了连接蜂巢似的深坑之间的通道，从地下直钻出来。那些神秘的远古教堂便位于深坑之中。鼓声穿过小镇的每条巷子，盘旋着到达山颠，又顺着山脊传进深幽的山谷，震动了破晓时分镇上刚刚开始反射亮光的波纹铁皮屋顶。

一些灰蒙蒙的影子从房子里闪了出来，人们正走进巷子要去教堂了。另外还有一百多只狗在互不相让地狂吠。

教授飞奔在前面带路，艾芙拉和汤姆沿着高低不平的石路磕磕绊绊地紧跟着他。

“这太神奇了。”汤姆转过头微笑着对艾芙拉说，“像是电影里发生的事情。就是那种关于消失的世界的电影，你知道的，电影里人们发现一座某位死了很久的皇帝的秘密墓穴，那里藏满了财宝，还有个失踪已久的公主被囚禁在墓穴里，仍然活着。”

艾芙拉没说话。令人心悸的鼓点声越来越大，初升的太阳喷射出的第一缕粉红色的光线和旧巷上被踏平的石子都使她产生了一种近乎痛苦的期望，呼吸也困难起来。她不想为那些关于什么电影的念头分了心。

艾芙拉用余光看了看汤姆。他看起来跟往常没什么两样，茅草般的头发乱蓬蓬地堆在头上，兴致勃勃的脸上充满了渴望与友善。有那么一会儿艾芙拉几乎后悔恳求教授把他一起带来了。汤姆更应该属于自己的家，属于他的妈妈、爸爸，属于他的小妹妹，还有他刚刚出世的小弟弟。他太像个普普通通的英国人，永远不会有一位他刚出世时就不在了的美丽的埃塞俄比亚母亲，或是一

位聪明古怪的考古学家父亲，也不会有要寻找失散的家人的秘密追求。

“喂，你听见了吗？”汤姆停下来，抬起头突然问道，“那种吼叫。你猜会不会是一头狼？”

“狼？你的脑子里就只有狼，汤姆。我看它们整天在你脑子里叫个不停，已经让你发疯了吧。那可能是山顶某处的土狼，笨蛋。”

“哦，我想你是对的。”汤姆有些泄气。

艾芙拉听出他的失望，有点儿后悔自己太刻薄了，汤姆毕竟也有他要追求的东西。他从书上看过，这里的群山中有红狼，它们的种族已经濒临灭绝，现在只有极少数的幸存者。他对教授把他们在教堂和僧院之间拽来拽去毫不介意，他只想看看红狼。

事实上，我也是，艾芙拉想。只要让我看到一头红狼，放弃什么我都愿意。

艾芙拉脚下踉跄了一下，险些摔倒，低头一看，原来是鞋带松开了。

“你先走。”她说，“我会赶上的。”

她蹲下去系鞋带，一个微弱的声音引得她转过头去。是她的幻觉吗？不，那声音又响了起来，像是虚弱的断断续续的呜咽声。

艾芙拉看见它了。一只小狗侧身蜷缩在墙边，灰白色的腹部随着呼吸上下起伏着。

艾芙拉伸出手，小狗的嘴唇微微向后缩了一下，发出哀泣的

低叫，以示反抗。

“小家伙，你怎么会独自在这儿？”艾芙拉说。

“艾芙拉！”

她抬头看见了教授高大的身形，顶着一头乱发站在巷子尽头，像一幅侧身剪影。听声音，他已经很不耐烦了。

“自己小心点儿，我马上回来。”对小狗说完，艾芙拉便跑去追赶其他人了。

第2章 艾芙拉的追求

随着太阳渐渐升起，天色也逐渐亮了起来。艾芙拉和汤姆紧紧跟着教授走进一道深深的岩缝。他在黑漆漆的地道入口前停了下来，转过身问：“带手电筒了吗？”

汤姆把手电筒递给他。

“你的意思是我们要进去？”艾芙拉气喘吁吁地问。

鼓点完全被高昂的圣歌盖过，艾芙拉被弄得有些糊涂了。

教授打开手电筒，往地道里面照了照。

“当然要进去。已经不远了。”

“离哪儿不远了？”汤姆问到。

“麦德海恩·阿勒姆教堂，雄伟的大教堂。听见鼓声了吗？那是拉里贝拉心脏跳动的声音。”教授步入地道，又回过头对他们说道，“小心脚下，有的地方不太平坦。”声音在地道中回荡着。

手电筒的光线摇摆不定地照在坑坑洼洼的地面上。

艾芙拉伸出手扶着两边的岩石一点点摸索着前进，地道的尽头出现得有点突然。艾芙拉加快脚步跟在汤姆和教授后面走出

来，惊讶地仰望着眼前的一切。

他们正置身于一个深坑当中，坚硬的岩石被砍凿成笔直的石壁耸立在四周。一块楼房大小的巨石被雕刻成一间精美的教堂，立在深坑中央，有柱子、窗子，还有一段台阶通向正门。

登上台阶，门外摆放着一大堆鞋子。教授也弯腰开始脱鞋。

“你要干什么？”艾芙拉说，“鞋子并不脏啊。”

“在这样神圣的地方得脱鞋表示尊敬。”教授回答。

艾芙拉和汤姆也脱掉鞋子，跟着教授进了门。

天色又亮了一些，尽管教堂墙壁上有许多窗洞，但仍没有多少光线能射进这座巨穴似的宏伟的活雕塑。几根粗细不同的蜡烛投射出暖暖的光辉，艾芙拉的目光顺着烛光向上望去，烛光沿着几根雕刻形状精美的柱子一直照进高处的拱形穹隆。

教堂中间放着垫子，几个身穿白袍的鼓手盘腿坐在上面，身旁是一个跟艾芙拉差不多年纪的男孩子。他的目光不时地离开手中的书，透过面前银器中翻腾而出的阵阵烟雾看向艾芙拉。男孩子褐色的面庞在手中蜡烛的映射下闪着古铜色的光芒。

被认同的震撼席卷了艾芙拉。在男孩身上有一些和她自己相同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挂在家中床上那张母亲的相片中也能找到。她对肯尼亚人的相貌再清楚不过了，因为那里是她一直生活的地方。把她扶养长大的萨拉，还有她的同奶兄弟约瑟夫，他们都是整个世界上艾芙拉最熟悉的人，但是自己和他们长得并不像。

现在情况就不同了。埃塞俄比亚人大概根本不觉得她跟他们

长得像，毕竟她有一半白人——美国人的血统，但是她能体会到一种奇怪的归属感，一种血缘关系，一种连她自己也解释不清的了解。

就是这儿！我来自这个地方，真正的我，她想着。用脚趾去感受地面上轻微的起伏，这些人工斧凿的痕迹已经几乎被七个世纪以来人们不断的践踏给磨平了。

那个男孩儿裹着厚重的白围巾，站起来走到一个架子前，架子上放着一本跟铺路石板差不多大小的书。旁边的牧师递给他一根细蜡烛，男孩子便开始朗诵起来，他的声音略微粗哑，身体还随着朗诵的韵律前后摇晃着。

那些词句听起来十分古怪，有种让人入眠的魔力。艾芙拉直勾勾地盯着那根蜡烛，察觉到周围做礼拜的人都背对着墙站在阴影里。除了缭绕的青烟，空气中充满了静寂的意味，只有男孩子的声音在穹隆和石柱之间回荡着。

艾芙拉觉得自己快要晕倒了，她转过身一把抓住了父亲的袖子。

“教授，”她耳语道，“我快要晕倒了。”

教授立刻搂住她，把她领到门外。艾芙拉隐约感觉到汤姆跟在身后，在台阶旁的鞋堆里找鞋子。

“坐下，亲爱的。”教授说，“把头放在膝上靠一会儿。”

新鲜的空气立刻让艾芙拉感觉好些了，于是她坐了下去，把头埋在双腿之间。眼前发黑的感觉终于消失了，艾芙拉觉得自己